



潘國森

拍拖也是經濟問題

上回談到「中學生應否談戀愛」的爭議，一大票「專家」、包括社會工作者、大學教師和精神病醫生等等，慣常會條件反射式地唸同一個咒語：「家長不要打壓！」潘某人並非家長，既無意、亦無權跑去「棒打鴛鴦」。認為中學生「拍拖」也可以有益的言論，其中一個較常用的，是「學習與異性相處」云云。

筆者以青少年、中學生的福祉設想，便要請教「專家」，兒童模仿成年人「拍拖」之後下一步要做些什麼事？通常「拍拖」三年已經算是愛情長跑，「專家」意見多多，卻不向拍拖的中學生講明「拍拖」之目的，最主要就有「先結婚再說」或「先性交再說」兩大類。時下青年男女因為談戀愛而談出毛病，最常見的原因，較多是一方以「性交」為終極目標，而另一方卻預期要「結婚成家」。上文提及的一屍兩命兇殺案，女方客死台灣，男方則嫌疑最大，還有逍遙法外之勢。法律問題在此不談，他們雙方對於「談戀愛」之目的，極可能意見不一致。女方意外懷孕之後或有逼婚之舉，男方則可能不願早為入夫、早為人父。

為免「性放縱派」在鼓吹青少年自由放任有「婚前性行為」之餘，反過來指責潘某人滿腦子骯髒思想，姑且暫不談中學生拍拖之後很快就要面對「性交不性交」的考驗和挑戰，就當他們都純情得像一杯白開水。中學生拍拖還要牽涉「你請客，誰付鈔？」

中學生要拍拖，其實可以歸類為「小孩模仿成人的行為」。許多小孩都玩過燒菜做飯的遊戲，香港廣府人稱為「煮飯仔」，台灣則叫「家家酒」。中學生

拍拖會做些什麼事？成年人做的都要依樣葫蘆。不過，消遣行樂要花錢。你總不能老是去逛博物館、行山遠足或遊花園。上電影院看首輪電影，上館子吃個便飯總得要吧？

香港的社會習俗是「男追女」為主流，在成年人的世界，基本上由男方負責所有開支。不過也有人「思想西化」，有時女方會願意、甚或主動要求平分開銷。先前發生一宗有趣的爭執，一對初相識的男女一起吃飯，談得投契，還喝了點酒。結賬時候就出事了，男方按「社會良好風俗」要請客，女方卻堅持要平分賬單，結果初則口角，繼而動武。可惜記者都沒有新聞觸覺，竟然不去跟進這對豪爽男女日後還有沒有進一步的發展。

各位在拍拖中的中學男同學，如果你約會的女同學願意平分開支，甚或要請客，那麼筆者在這裡恭喜你。現實卻是有不少中學女生「小學學大人」學個足，也要享受成年且有獨立經濟能力的拍拖規模，吃飯看戲小禮物不在話下，還要「男友」情人節送更加貴的大束鮮花。對於一些女孩來說，與男友約會而要支付自己的一份開支，實在是非常沒臉面的一回事。

此所以中學生拍拖還要講條件。「專家」為什麼從來沒有思考過「經濟問題」？筆者猜想他們追求的，不是青少年的短期、中期或長遠利益，他們活在象牙塔中，只關心虛無飄渺的「原則」。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足夠的能力，去扭轉社會對於「拍拖」、「追女仔」的固有觀念，就是男生「追女仔」要花錢請客。錢不是萬能，但是無錢卻萬萬不能。〈愛情與婚姻再定義〉之六



思旋天地

春遊賞花

時值己亥金豬年春季，春回大地，鳥語花香，萬物逢春，可愛極了。人們也喜歡在此春暖花開之際，扶老攜幼，一起踏青賞花春遊去。

尤其在四月裡，假期多多，有了高鐵通往內地各大城市，更是郊遊的好日子。所謂花開富貴，思旋最喜歡賞牡丹花，寓意富貴吉祥。猶記得曾往洛陽牡丹節賞牡丹，各種各色的牡丹中，最特別的是黑牡丹，物以罕為貴也。賞花之時，憶及兒時誦讀唐代詩人劉禹錫詠牡丹之名句：「唯有牡丹真國色，花開時節動京城」。思旋是客家人，對梅花情有獨鍾，常以金句：「寶劍鋒從磨礪出，梅花香自苦寒來」作為人生奮鬥之座右銘，料不到賞花竟然能得出學問來。

其實，百花叢中春天多景色，各地都有不同的名花吸引緣客來。當下最多人賞花旅行，為了櫻花而來。昔日大家常往日本賞花，兒時常到日本東京日皇府前花園賞櫻花，而今日皇也即將退任，新皇就任改年號「令和」，頗受人點讚，和平與幸福，人人皆喜愛。時至今日，人們賞櫻花，到處皆有，韓國櫻花同樣開得燦爛。其實在神州大地，我們的祖國各地都有櫻花，媲美日韓。只不過，櫻花開花期並不長，遊人旅行能夠適逢櫻花開花期，也要講「花緣」了。

國家當局愛民如子，為了讓人們有更多時間休閒旅行，今年五一勞動節假期由4月29日至5月1日共三天，可以說是個小黃金周，讓大家痛痛快快地旅遊去。我國交通運輸設備堪稱世界第一流，大小假期盡見人山人海的遊人，在享受他們的快樂假期，羨煞旁人也。

事實上，人們辛勤勞動，為的只是搵兩餐？想深一層，不盡是這樣。事關新時代中的人，無論老中青幼，都很懂得尋樂去。讀書時讀書，做工時做工，享樂時更是盡情享樂。面對世情，更多人適應科學創新的新潮流，與時並進，才不被時代淘汰，很多人已不以年齡為標準，就算七十古稀之年，也常到社區參與活動做義工，人們所稱之為「老爸、大媽」常在各類金融投資市場做買賣，不亦樂乎。為了適應複雜多變的市場，投資者熱衷於訊息的吸收和世情的變化。近期，最令人聚焦是中美貿易會談的進展及結果。因為中美兩大國的思維行動、正負能量都能影響世界各國的發展。大家都衷心期望中美貿易會談會得出好的協議，造福世界。

另一方面，歐洲的動態同樣令人關注。擾攘多年的英國脫歐事件發展最終結果如何，不但影響當地人民的心情，同樣因為歐洲的政治經濟發展，影響世界金融匯兌的變化，影響金融市場，也影響經濟發展。人們同樣期望涉及的當局，以高度智慧，想出良謀解決之。



潘金英

生日感恩的日子

歲月匆匆，彈指間又迎來了我的生日。在我的記憶中，生日對媽媽來說，比我自己更重視；對我來說，我的生日，是知道自己又添加一歲了。

生日，是感恩的日子啊！生日，本來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天，但一句生日的祝福，令人感到有點特別了，常叫我感動。過去的生日，一幕幕浮現在腦海，讓我慢慢地回想，細細地反思……萬語千言，最想表達的就是感恩，這兩個字要向我的父母說，爸媽給予我生命，且含辛茹苦地養育我成人，父母的愛是最無私的，為了我們的成長，無怨無悔地付出了青春，流盡了汗水；生活重擔壓彎了爸爸也曾挺拔的腰。對於爸媽給予我的理解、包容、支持、關顧，我永遠心懷感戴。如今我長大了，也為人母了，而父母卻老了，但他們心中，仍把我們當作小孩般疼愛着，未因年月而變改。

歲月的年輪，深深淺淺地刻滿了我的面容，從童年的無憂，到少女的羞澀，從少婦的美麗，到為人母親的幸福，從戰場的打拚、感情的矛盾，到事業與家庭兼顧的兩難，從理想到現實的糾纏……如果少女時代是一篇清新的詩歌，那麼，中年後的我或許是一本情節跌宕的小說。任誰都奢望自己有一張不老的容顏，但生日添新歲的我，攬鏡自照，不得不承認歲月無情，掩不住早已爬上眼角的皺紋。當我翻看過去的相冊，會留戀年少美好的時光，會緬懷青春的歲月；但絕不需要悲哀，夕陽無價實，歲月仍精彩。

細想多年來的事業與婚姻、家庭、理想；我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，感受到教學相長、友情、愛情，相濡以沫的親情、家庭的愛，終是不變。縱使生活中歷經風雨，親情常在，手足守望，能心思互通、心靈互慰藉；尤其是我們姐妹情深，如知己良朋，彼此間夢想共追尋，遇上人生困境會互助互勉，砥礪前行；感恩我有一個幸福的家，親情是我避風擋雨的港灣。

感恩的心啊，給人思悟、啟迪和正能量；生日——歡喜，像滿天星，綴滿心房；感恩，像蒲公英，飄灑天地。



玫瑰蛋糕慶生 作者提供



余似心

色彩與民族喜好

每個民族或地區的人，對色彩都有着不同的喜愛。最近太古地產邀請了紐約環保藝術家Derick Melander用回收的衣服，摺疊成以日、月、星為主題的藝術品。令他頭痛的竟是香港人喜愛的衣服顏色大都是黑、灰和白，他想表達的夕陽的紅色、月光的黃色都很少，最難尋的更是紫色，尤其是表達晚上海洋的貴族紫，而這些都是美國人喜歡穿着的顏色。

Derick說的是。我們平日在街頭放眼所見，大部分人衣着色調都很深沉，又或打開自己的衣櫃看看，鮮艷顏色佔多少？黑色，似乎成了香港人的「保險顏色」，很多人的看法是黑色能讓人看來較瘦，於是，不管是胖是瘦也愛穿黑色；有些人覺得這顏色較易配襯，最後成了黑襯黑。

記得舊公司一位新主管上場，甫到任他便對成群女職員說：「怎麼妳們全都穿黑色套裝，可以有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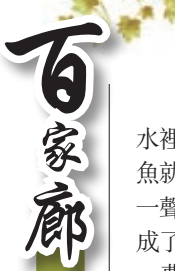
色彩嗎？好讓辦公室多點朝氣！」

其實中國傳統向來都很喜歡大紅大綠金黃等色彩，但不知為何香港的中國人對顏色卻偏好低沉。這是觀念問題吧，我的一位小學美術老師最愛掛在口邊的一句是「紅紅綠綠馬騮衣服」，竟然不許我們把紅和綠色配搭在一起。我長大後，在法國生活時，見任何年紀的人都穿得一身鮮艷，那時才驚覺紅與綠這兩種冷暖色彩走在一起是如此令人瞳孔擴張，互相輝映！我竟被騙了多年。其後回港充當好友的伴娘，在各商店滿眼都是灰黑衣裙，要找多點點彩的裙子竟極為困難！事實上，宴會場合所見都以黑色為主。幸好，有些時期流行花裙子，女士們才添上多點顏色。

色彩是活力，充滿色彩的城市也分外動人。記得《星聲夢裡人》(La La Land)電影中的彩色衣裙嗎？令人看得愉快吧！



《星聲夢裡人》電影中的彩裙一度帶動潮流。 作者提供



付秀宏

矮下去的風景

月亮掛在曹妃甸濕地蘆葦蕩的上頭，圓圓的，像一個夢。寒風正從西伯利亞駛向這裡，濕地的寒夜，月亮和瘦水裡的錦魚親密地談心，談到興致佳處，錦魚就跳過去擁抱潛入水中的圓月，「嘩嘩」一聲，水中的圓月碎了，圓月碎了之後，變成了點綴在濕地湖水上的一千光波。

曹妃甸濕地人煙寥寂，這千里光波是大自然在濕地上的和婉樂章，它把圓滿的月影從波動的姿態，驀然轉換成一小把一小把的光影，款款地律動開去，然後讓詩人挑回家中，堆成圓圓的草垛。

月亮俯視人間，俯視濕地，也俯視着詩人的鼻翼。月亮嵌在觀鳥塔的走廊角上，矮下去的是波光粼粼的風景。湖水一半呈現深深的黛色，一半呈現亮眼的白色。

詩人總是把濕地的感覺，拉成綿軟的曲線，然後用情感的引擎——拉成一個個漂亮的弧線。一旦質疑的目光襲來，無論從哪個角度，只能接觸到弧線外圍，不會射到月影中間去，因為，因為嫦娥坐鎮其中。嫦娥灑散的光暈雖然很小，卻有著菩薩的心思。我想，這光暈裡一定有信念的種子。如同北方蘆葦執着的種子，在每一層光暈裡都包裹着心定。

在曹妃甸，濕地背後有一座農場，叫七農場。在七農場村隊住的人，傍晚會被清越的丹頂鶴的聲音叫醒，鶴鳴如旋風般急躍，滴落又飛起，人便是躺臥着，情思似也能隨丹頂鶴的聲音飛起來。

我不止一次地看過丹頂鶴在濕地飛舞的樣子，牠們躬着背，從不同的方位一起起飛，最終形成一個環抱。好像是表演，但是表演給誰看呢？人多的時候是絕對看不到的，牠們的表演要天地和風景矮下來的時候，周遭空寂下來的時候。

人群不在的時候，天氣有些冷，水波還在動，離凍冰還有一段時間。等到一個月過去，兩個月過去了，我發現整個濕地矮下去了一點兒，又矮下去了一點兒。尤其是寒風吹來，這些矮下來的荻花，在我的眼裡，如同一個精力衰竭的老人，顯露在外的土黃色飄在風中，給人一種難以招架的枯敗和寒冷。

暮秋陽光變得扁平無力，落在蘆葦的葉脈上，從葉脈滑進的寒意滲進到濕地中去，當遇着轉場的野鴨群，在甸頭凹陷的挽留裡，這陽光突然暖深了一刻鐘，一如手握着戀人的手臂。依依惜別時，千里萬里，都在這一握裡溫軟下來。可蘆葦的沒精打采，讓我對寒冷有了感性的認識，並且這種感性的認識滲透到骨子裡，成為一種莫名的傷感。

「蒹葭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。還與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多少淚珠何限恨，倚闌干。」在曹妃甸濕地，矮下去的風景在我的視線裡，一天一天矮下去。棧道松木板上的面目有些黧然，蘆葦的葉子捲着一圈兒枯黃，中心團團的綠，上頭的小葉旋着舉出一支蓬鬆的蘆葦花，是用纖細的莖頂起來的，讓人憑空有想流淚的感動。寒風吹徹了濕地最後一簇蘆葦，遊客的熱情被徹底斷絕了。這時，早起的濕地保護工作人員在蘆葦蕩深處添加稻草之後，搓了搓手，轉身看到一行行南飛的大雁從頭頂降落。當我獨自步上觀鳥塔頂，光線射在濕地湖水的冷波上，我恍若看到自己靈魂澎湃的倒影，下面的濕地像一枚矮下去的郵票，把心境引到空曠，然後不知要寄向更遠的什麼地方。

我記不清，矮下去的風景是在何時給了我一種傷懷的感覺，也就是這種感覺產生之後，我開始留意着濕地的事物。譬如，

一入冬，周圍的一切就跌入了濕地的空曠中。此時濕地鋪展着的幽深，我覺得不用「跌」字，不足以形容它。

這個時候，我的心弦會像孩子一般地驚叫。野鴨的眼睛很小很小，看我背着相機，牠們轉動着小眼珠，便一路小心翼翼地跟着洄流，我停下時，竟有一隻野鴨從雜亂蘆葦間跳躍出來。野鴨本是怕人的，在矮下去的安靜裡，牠們或許有着隔水看景的寂寞；因是初冬，那寂寞亦初長成，未成形，亦別有生機。

在矮下去的風景裡慢慢走路，蘆葦枯草的影子和氣味似乎怎麼也用不完，甚至可以坐進三國時的草船裡去慢慢喝茶了。矮下去的風景裡，甜蜜和成熟陸續作古，好像生了皺的老人，如同坐上了綠皮列車，「咣咣咣當」，不知要被運往何方。此時，大自然的配色處處都是烏黃烏黃。

矮下來的風景，初看不覺得好看，像詩人採下來的情緒一樣，先放在記憶裡，慢慢發酵，時間一長，就好看了。能把矮下來的風景，一點點看透的人，每一處都是風景。

矮下去的風景，顯出了天地間的本真，此時畫家最愛背上畫架在濕地畫落日。周圍的景象，讓他們努力想來捕捉這個黃、白、紅相間的光景；在初冬乾冷的空氣裡，很少聽到空氣中傳來的蟲鳥搏翅聲，靜默的境界出現了。我想，他們手中的畫筆輕輕勾勒着，周圍可形容的乾枯氣味訴諸視聽，變得不可思議。

明亮的正午陽光，在草上、水上、樹上，在每個坑泊和倒伏狀的荻花上，在畫家手足顫抖上，都恰像上帝溫暖的笑容。我輕嘆了一下，正午陽光已不夠威猛，這種笑容從億萬里外向所有生命伸來時，熱度一點點消散在路上，生命在陽光下已失去了舊有的生長意義。



狸美美

網人網事

總是過不了多久，網絡上就會掀起一陣關於「中國式審美」的吐槽和爭論，而且頻率正愈來愈快。去年底，第27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的海報上了热搜，原因是「設計得太惡俗」，按網友們的話說：「彷彿男科醫院廣告牌」，或者「把文字內容替換成賭場宣傳也毫不違和」。尤其是和同期的金馬獎、威尼斯國際電影節、東京國際電影節等海報一對比，確實有些慘烈；前不久，電視劇新版《倚天屠龍記》開播，一條「從靈魂深處發出迷惑」的微博隨即登上热搜，博主很困惑地寫到：「張無忌的老婆們長得一模一樣也就罷了，張無忌和他的老婆們長得也是一模一樣。」再一看附上的劇照，5個人確實無論性格和性別，都有着同一張臉，網紅臉。

同類型事件還發生在今年2月的「Zara辱華爭議」上，大批只習慣網紅臉為唯一審美標準、終日活在美國軟件裡的網民，很生氣Zara彩妝廣告中的模特兒「竟然滿臉雀斑，這根本就是辱華！」

上月底，上海常德路的店家被要求對店舖招牌進行「整改」。乍一聽，以為是好事，以為終於可以提升被詬病N次的以各種詭異飽和色搭配出的「中國醜招牌」的顏值，但不成想，所謂整改是統一把招牌都製作成字體字號一致、且均為白底黑字的「靈堂風」，並好死不死地配上白色花壇。照片在網上瘋傳，雷然眾人，以往的「西红柿炒雞蛋」配色只是讓人嘆氣，而這回簡直要斷氣。網民評論：「只要審美夠獨特，天天都是清明節。」

美盲

除此之外，還有吐槽北京大觀園的《紅樓夢》人物恐怖蠟像、遍及各大小城市的魔幻搖搖樂、原本古樸悲憫的四川石窟佛像被當地村民大紅大綠「粉刷新」、各地的奇葩地標建築、「孩子到底犯了什麼錯要看這種卡通造型？」的動畫片，以及時不時就會翻新的《父母裝修的房子系列》、《直男購買的禮物系列》、《甲方最愛的设计系列》、《土豪最鍾意的門面系列》等等。

有趣的，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元結論，一方面有很多網民吐槽國人「美盲」，但也真有不少人很認真地為這種審美站崗，他們情緒激昂地問着一個問題：「如果不實用，再美有什麼用？」比如，金馬獎的海報雖然「看着高級」，但「不知道是幹嘛的」，而「內地的海報，人物形象非常鮮明，文字一目了然」，多好！

所以這裡面的邏輯其實就是：美不重要，實用才重要，而實用的標準就是直接。一個彎兒都不能繞，一秒鐘的思考都不應該有，啟發、回味、餘韻與會心一笑，不存在的。

金馬獎的海報，其實是以李安、侯孝賢、鞏俐、小野四個電影節不同部門代表人物的臉部剪影幻化成山巒，寓意「面對電影，每個人都是配角」以及「金馬獎是由不同部門的努力與合作成就而來，缺一不可」。台北金馬影展的標題也並非沒有，而是低調地小小地擺在了下方而已。只是這些，以「實用及直接實用」為唯一導向的美盲者是看不懂的。

實用沒有錯，但只有實用而沒有美的世界，該多麼無聊啊。



陶然

昨日紀

認識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謝有順已經好多年了，可以說熟，卻很少見面，多屬神交。我主編《香港文學》時，每有所求，他必定應允，並且很快就把稿子傳來。只是，近幾年，隨着他名聲愈來愈響，我不太敢開口相約。但友情還是依然沒有變色，前幾年，應《廣州文藝》之邀，上廣州開會，謝有順自然也是主办方邀請的嘉賓。會議開到半途，他講完了話，退到休息室；我正正好去洗手間，經過時，見他在那裡，便走進去，跟他聊了一會天，時間有限，友情卻無限。但聊了什麼，也不復記憶，大約就是閒話家常，恐怕也是順便約稿吧？

我知道他是福建長汀人，應該是福建客家，我雖然祖籍也是廣東客家，出生在印尼，自幼跟父母講客家話，但自從那年回北京，就極少講了，慢慢生疏，至今講起來不順口，成了「識聽唔識講」的人了；所以即使見面，我也從沒跟他說「同是客家人」，一方面是因為我不是正宗客家人，另一方面也不願被他認為我攀龍附鳳。他本科就讀福建師範大學，在孫紹振門下，是孫紹振得意弟子之一。後來在廣州讀碩士，曾

文學評論家謝有順

在《南方都市報》任職。漸漸有了名聲，又投到復旦大學陳思和門下攻讀博士學位，顯示不斷進取的精神。他擔任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」終審評委兼評委會主任，頭幾年我也被聘為推薦評委，慚愧並沒什麼貢獻。

猶記得2016年12月，上北京參加第九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，那天在北京飯店召開大會，我走到我的座位上，突然看見一包東西，和給我的留言。原來是他擔心人多，未必見得到，所以特意放着。是一方為我刻的印章，並且留有一封信，寫着：「兩年前就叫篆刻大家鍾國康給您刻了和方印，如同毛筆寫出來的大氣、霸氣，可用。石頭一般，但印確實好。賈平凹、莫言等一批人都用他的印。一時找不到您，放您座位上了。」

再看賈平凹怎麼寫鍾國康：「關於他社會上有許多傳言，說他相貌奇異，舉止常出人意料。說他飯量極少，精神強狂。說他自製墨和印泥，弄得屋裡臭氣不散。說他外出開會，車廂就是放一筐印石，三五天回來那印石全刻了，然後一筐筐的作品就封存在那一間專門的房裡。說他好色。說來求印的一枚印兩萬，若討價，就兩萬五，再討價，就

三萬，還要討，便起身送客了。說現在有許許多人在社會上收集他的舊印，有收集到一百枚的，有收集到兩三百枚的，還在收集。說有大老闆正在籌劃給他建藝術館。」

「我看着他，總想，這是個什麼人呀，可能前世是鍾馗，今世才一身鬼氣，又邪而正，正而大嗎，或許是關公門下吧，玩的是小刀，使的是大刀氣勢。」於今，謝有順竟然特意送鍾國康為我刻的印章，而且是2016年之前就刻好了，像這樣的情誼，實在令我無語凝噎。本來以為他愈來愈忙，恐怕已經相忘於江湖，豈知還有一顆熱誠的心，依然熱烈跳動如故。我左右張望，見到廣東代表團位置就在附近，我便跑了過去，當面謝他，寒暄之餘，和他合影一張，留下很值得紀念的時刻。

他在贈我的那本《小說中的心事》扉頁上題字，「寫作即喚醒」，意味深長。喚醒了什麼？其實，他在本書中的篇章，有對小說的探討；我拜讀之後，獲益良多。他的這本著作，正如封面上所寫，「批評家的立場 思想家的判斷 文學家的情感」，具有這三種元素的作品，誰能無動於衷？！